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六十一回 趙保同素貞私奔 艾虎遇盟兄行程

且說盟兄弟三人一同走路，就是盧珍看見有個賊進了廟，叫艾虎在外邊等著，自己進去看看。要不是有韓天錦，艾虎也就跟進去了。盧珍進到裡面，原來是仇人路素貞，就是路凱的妹子。皆因大鬧天齊廟，後來大眾官人一到，拿住路凱、賈善。路素貞跑了，趙保緊緊相跟。天光大亮，趙保過去說：「妹子多有受驚。」路素貞一見趙保，眼淚就落下來了，咬牙切齒說：「這蠻子實是可惱！趙二哥你看看我哥哥作的都是什麼事情，也有拿著妹子耍笑著玩的嗎？事到如今，我若不死，名姓不香。二哥你自己尋你的生路去罷，我就在此處尋一個自盡。」趙保本為的是她，焉能教她尋了自盡呢？趙保說：「妹子，我跟你來，就怕你尋了拙志。有仇不報，非為人類，無論男女，枉立於天地之間。再說君子報仇，□年不晚。妹子要是願意報仇，我有個愚見，可不知妹子意下如何？」姑娘說：「我是女流之輩，二哥如有高見，快請說將出來。」趙保說：「此時南陽府東方亮設立擂台，聘請天下的英雄，幫著他共成大事。要是妹子同我前去，咱們見著東方亮，提說大哥這不白之冤，他必然肯拔刀相助。他那裡天下能人甚多，或者盜獄，或劫法場，把哥哥救出來，慢慢尋找蠻子他們這一伙人的下落。可不知妹子心中怎樣？」姑娘一聽，眼淚汪汪的說：「難得你這一點誠心，也不枉我哥哥與你有一拜之情，請上受妹子一禮。」到底總是姑娘見識，她焉能知道趙保的心意不是為哥哥，盡為的是她。趙保趕緊答禮相還。姑娘說：「我也不能家去了，我連長大衣服也沒有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趙保說：「妹子隨我來。」找了一個大村子，教她在樹林中等，去不多時，拿了一個大包袱來了，裡面盡是婦女衣服、簪環首飾，格外還有些個細軟的東西，還有五、六□兩銀子。九尾仙狐這才換上衣服。到了第二日早晨，找店住下，所有婦女穿戴的東西就在這個地方買就，直奔南陽府。走了三天，他們明是兄妹，暗是夫妻了。這日到了南陽府的管轄，正走了一個尼姑庵前，從裡邊出來了一個老尼僧，年紀總在六、七□歲了。路素貞給那老尼僧道了一個萬福，說：「師傅，這裡離南陽府還有多遠？」尼僧說：「還有□幾里路。」又問道：「那個團城子離此多遠？」回答：「三里地，這裡可就看見了，那邊黑糊糊一片樹林，就是團城子。施主是認得團城子裡面的人嗎？」路素貞說：「認識東方大員外。」尼僧說：「這個廟就是大員外的家廟，廟名兒叫仙佛蘭若。」趙保在旁說道：「我們正是要投奔東方大員外那裡去，這是我的妹子，教她暫且在師傅廟內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走，多備香燭敬。」尼僧說：「既是我們施主的朋友，這有何難？再說廟內有的是房子，就請施主進來罷。」隨往裡走，又問：「施主貴姓？」趙保說：「姓趙。未領教師傳上下。」尼姑說：「小尼修元。」當時讓至客堂獻茶。趙保吃了兩杯茶，告辭上團城子去了。晚間直到初更之後方才回來。路素貞問趙保見著了沒有，趙保說：「見著了，不但見著，他也應了你的事情。若不是□五日這個擂台，一半日就要派人跟著咱們辦這個事去了。皆因有他這個擂台，總得把他這擂台事情辦畢，再辦我們事情。他說本應把你接到家中去住，無奈他家中沒有女眷，不能陪著你，怕慢待了咱們。說要在此處不便，就把尼僧殺了，明天他另派婆子服侍於你。」路素貞說：「那如何使得！咱們住半天再說吧。」焉知曉當夜這個尼僧就教趙保結果了性命，把她的屍首埋在後院，過了三五日，並沒見團城子的信到，他們也就沒有盤費了。趙保這天出去探了探道，有一個地名，叫五里屯，這五里屯有一個有錢的財主，他就打算著晚上去偷盜些個盤費，暫且度日。對路素貞說明，九尾仙狐說：「我也沒事，咱們兩個人一同前往。」吃完晚飯，外邊有人叫門，讓進來，原來是團城子的從人，請趙爺上團城子去說話，還是立等。他就到屋中告訴路素貞說：「我今天先上團城子，明天再辦那邊的事情。」路素貞說：「我一入上那裡去，也未為不可，明日咱們就沒有花的了。」趙保說：「你可別去，你沒辦過那個事情。」路素貞說：「你不用狂美呀！可惜我沒有那份傢伙，我要有那百寶囊，撥門撬戶的東西，要竊取物件，不費吹灰之力。」趙保說：「很好，我這裡有應用的東西。給你，要是不行，可就別辦。就在我們看的那個五里屯，□字街的北頭，就是他那房屋高大。」路素貞說：「知道了。」趙保出去，同著團城子的人出廟去了。

且說路素貞脫了長大衣，摘了花朵，絹帕罩住烏雲，汗巾紮腰，換上弓鞋，背後勒刀，帶了迷魂帕囊，又繫上百寶囊，連屋中燈火俱都沒吹，把廟門由裡邊插住，自己躍牆而過。到了那個財主家中，也用的是留火遺光法，把人調將出來，拾奪了不少的東西，揚揚得意，回了仙佛蘭若。自己躡進牆來，就覺後面有人，進到屋中，把包袱放下，一轉身復又出來，與盧珍險些撞在一處。盧爺剛要施展倒捲簾的功夫，不料早被九尾仙狐把五色迷魂帕一揚，此時素貞也顧不得奪上風頭了，把自己鼻子一捏，那帕子就抖在盧珍的臉上了，焉有不躺下之理。素貞收了帕子，就把盧珍提到屋中，往地下一扔。素貞細細的一看，好生詫異，這就是天齊廟的那一個姓甄的。皆因前次天齊廟被捉，是馮淵的主意，教他們以名作姓，以姓作名。如今路素貞還當他姓甄，當初九尾仙狐就是喜愛盧珍，都是他哥哥把事作錯，教那個蠻子弄得自己家敗人亡。如今雖從了趙保，總是心中不願意，可巧在此地又拿住了這個姓甄的，趙保又沒在廟中。按說有仇，卻是與那蠻子有仇，瞧這個人武藝又好，人品端正，日後必成大器。我與趙保這樣不明不暗，總算是件醜事，再說他殺那個尼姑，心地太狠，不如趁著他沒在此處，我用涼水把姓甄的灌將過來，聽聽他是什麼口氣。大約年輕的人，要是見著我這品貌，不能不願意。只要他一點頭，我們是明媒正娶，以後死去的時節，也對得起上輩先人。倘若趙保他不依，我結果他的性命，以除後患，主意想妥，取來涼水，先把二臂捆上，然後將盧公子灌醒。盧珍此時瞧見九尾仙狐，不大很認識，自己回想，莫不成是天齊廟那個姑娘？要是她，我這條命可要不保了。對著路素貞便問：「你是什麼人？你把我捆上是什麼意思？」九尾仙狐說：「你不是姓甄麼？」盧珍說：「你滿口亂道，哪個姓甄！我姓盧名珍，是御前帶刀四品護衛。」素貞又問：「上次那個蠻子是我哥哥糊裡糊塗不知怎麼辦的，我二人雖然拜堂，可沒有夫妻之分。就為他，把我們害了一個家敗人亡。我又是女兒之身，只落得孤孤單單，無倚無靠。你若肯應允此事，我二人成就百年之好。你若不應，一刀將你殺死，悔之晚矣！」盧珍說：「呸，丫頭快些住口。你老爺是將門之後，你這下流的賊女，要殺就殺，要想教俺作苟且之事，萬萬不能！」說畢，大嚷道：「這裡有賊！」素貞一著急，拿了一塊絹帕，一捏盧珍雙腮，就把他口拿絹帕塞上。素貞笑道：「你這個人世間少有，生死路兩條就在目下，你若求生，把頭一點就算應了；你若求死，把頭一搖。」隨說著將刀拿起來，往桌上一拍，說：「你姑娘將刀一落，就是無頭之鬼！」盧珍連連把頭搖。素貞舉起刀來，又不忍結果盧珍。忽見簾子一啟，趙保從外邊進來，一看是盧珍。心中早有幾分明白了。說：「妹子拿住仇人，因何不殺？總是你的膽小。」趙保亮刀，對著盧珍往下就剝，只聽撲咚一聲，栽倒在地。要問盧珍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